

母親的病情

侯文詠/專職醫生作家、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台大醫學院麻醉科

這次應邀寫醫學人文相關的文章，我想起自己在臨床醫學領域工作了十年左右，自認還算是常常想著醫學人文問題。不過我更大的體會，反而來自離開臨床領域以後，母親生病時，我作為一個病人家屬時的感受。

母親的子宮頸癌是抹片檢查時無意檢查出來的，當時病理報告證實是鱗狀腺體癌(adenosquamous CA)。我立刻拿著報告去請教婦產科謝長堯教授，他建議母親趕快住院檢查，並且安排手術。

母親聽說要開刀倒是沒有說什麼。反倒是電腦斷層檢查時，一張病人同意書把她嚇壞了，一直說不要檢查，也不要開刀了。我看了一下，這份靜脈對比劑注射同意書上面記載了靜脈注射對比劑導致併發症的機率，以及可能發生的併發症，這些災難，那些災難……

「醫院所有的程序都要簽同意書的。」我想起從前我們麻醉時，也要求病人簽麻醉同意書，安撫母親說：「你不要那麼想嘛，這是例行公事，醫院得善盡告知的責任。」說好說歹，總算把母親哄到了檢查室。到了檢查室，我們發現放射線部門提供另一種必須自行付擔費用的非離子性的顯影劑讓病人選擇。基於孝順的考量，這個費用自然是不能省。我觀察了所有必須接受顯影劑注射的病人，

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接受了這種選擇。

順利地完成了電腦斷層檢查之後，在醫院的餐廳用餐時，父親告訴我，為了

這些可能發生的併發症，母親昨天一整個晚上都沒睡好，甚至還跟他交待遺言等等。一邊吃著中飯，我忽然想起，我的麻醉醫師生涯已經數不清讓多少病人簽署過麻醉同意書了。我相信麻醉同意書上的句子應該更嚇人才對，不知道為什麼，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可能會發生病人睡不著，或者交待遺言這樣的事情……

告知與同意。嗯，教科書上的確這麼說。

話又說回來，這個世界潛伏著各式各樣的危險，坐車有危險、坐船有危險、坐飛機更是危險……從顧客的觀點，我實在很難想像我們每次坐飛機之前要簽署一分明白地寫著坐飛機可能導致的所有危險的搭機同意書，或者走進餐廳時簽署用餐同意書。



母親的病情

用餐者xxx，已被充分告知並且瞭解，在本餐廳用餐，將有x萬分之一機率發生食物哽塞，導致上呼吸道阻塞，呼吸困難。可能的併發症包括了缺氧性休克，缺氧性腦水腫，腎臟衰竭、心肌缺氧、心肺衰竭……

說真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冷靜」的溝通方式還真是我們醫學領域獨有。有些醫界朋友振振有辭地認為非這樣不可。因為這牽涉到法律問題。問題是我真正參與處理了多件醫療糾紛以後，發現這些所謂的「同意書」事實上是一點法律效用也沒有的。所以，這種釐清責任，要開刀不開刀隨你的態度，到底給醫師和病人帶來了什麼？它真又能釐清什麼責任呢？

我的母親在手術前一天徹夜難眠。我問她擔心什麼，她也說不上來自己在擔心什麼。我開始安慰她。沒想到愈說她似乎愈焦慮。後來我告訴她，明天手術的時候我會和另外一位資深的麻醉醫師一起進開刀房從頭到尾照顧她。

「妳能不能信任我呢？」我問。

看著母親有點不解的眼神，我又說：「媽，妳知道我會竭盡一切照顧妳的。妳從現在開始就把生命交給我好不好？要是明天妳死在我的手裡，妳可以接受嗎？」母親睜大眼睛看著我，不久她開始笑了起來。「媽媽信

任你，」她說：「不管明天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都心甘情願。」

那是母親從知道得到癌症以來，睡得最安穩的一個晚上。

隔天，在謝教授的手術團隊努力之下，母親的根除性子宮切除的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當母親的子宮拿下來時，我看著那個離體的子宮發愣了好久。

「侯醫師，你在看什麼？」謝教授問我。

「我想起我曾住過這個地方。」我意味深遠地說。

手術一共進行了三個多小時。母親從恢復室醒過來時看到我就一直流眼淚，可是不能說話。等她比較有體力時，我問她哭什麼，她說：「我從小帶你這個小孩很辛苦，可是我醒來看到你時，忽然覺得我這一輩子所有的辛苦都好值得。」

我聽了眼淚都流出來了，抱著母親對她說：

「媽媽，我做的事情不難。如果這樣就換來妳一輩子的照顧，那實在太划算了。下輩子還要請妳當我的媽媽。」

母親恢復得很順利。到現在，我都還覺得當醫師實在是很神聖的一件事。以前我總以為醫師之所以有尊嚴是因為掌握了救人的能力。母親的手術讓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醫師參與了別

人生命中的苦難，並且在那個時刻給予希望與信任。藉由此，醫師成了那個記憶的一部分，也因為那樣的記憶，成就了自身的尊嚴。

說真的，我曾在麻醉科參與也處理過很多醫療糾紛。從某個角度而言，我一點都不相信更多醫療防禦性的手段真能給醫療人員帶來什麼保護。相反的，我覺得一個醫生如何為病人竭盡全力，反而是我們更應該關

心的課題。因此，每當談起醫病關係、醫療糾紛，或者是醫學人文時，我就想起母親曾經告訴我話：

「媽媽信任你，」她說：「不管明天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都心甘情願。」

我的母親是第一個即使死在我手裡也無怨無悔的病人。也是她，讓我學會了得到病人信任的重要。

